

瑞典國防武力與區域的軍事關係

吳東林

國立臺南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瑞典是位於波羅的海的北歐古王國，在 1523 年正式成為獨立王國；19 世紀初起恪守中立政策，維持了 200 餘年和平。就地緣戰略而言，瑞典位處北歐國家的中心位置，目前控領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翼的一個關鍵區域。21 世紀以來，鑒於俄羅斯武力擴張和中國企圖改變世界秩序，瑞典體認到未來無法排除受到安全威脅的可能性，2024 年加入北約，且積極參與國際行動，與聯盟軍事合作確保國家安全。瑞典為了因應未來的安全威脅，2017 年恢復徵兵制，2024 年公布的〈2025-2030 總體國防法案〉準備挹注較大金額於總體國防規劃上，預計 2028 年國防支出可以達到北約對盟國的要求標準。瑞典與盟國軍事合作以北約為主要安全夥伴，藉此擴大瑞典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聯繫，提供國家安全的多一層保障。

關鍵詞：波羅的海、地緣戰略、總體國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壹、前言

瑞典王國（Kingdom of Sweden）位於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Scandinavian Peninsula），長期以來，國家的起源時間與地點一直是爭論焦點；瑞典這個名稱最早源自於西元 98 年被提及的 *Svear* 或 *Suiones* 民族，只是，瑞典與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各民族的早期歷史充滿了不確定性（*Britannica*, 2026a; *GlobalSecurity*, 2015a）。

根據許多研究史料顯示，西元 11 世紀的維京時代（Viking Era）結束之前，瑞典仍然是一個鬆散的省份聯邦（*federation of provinces*），直到西元 1000 年左右各省才合併為一個單位。1164 年，當時教皇的一紙詔令指稱瑞典為獨立王國，並成為一個教區，這是 12 世紀時最早顯示瑞典為統一王國的一份文件（*Britannica*, 2026b; *Swedish Institute*, 2025）。但是，自此之後瑞典卻長期處於內戰及權力爭奪，直到 14 世紀後半葉（*Britannica*, 2026c）。

1397 年，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一世（*Margaret I of Denmark*, 1387-141）主導與瑞典、挪威（*Norway*）將北歐土地組成統一的卡爾馬聯盟（*Kalmar Union*），其後因為丹麥長期無法控制瑞典貴族等聯盟內部問題，導致 16 世紀初期聯盟趨於瓦解（*GlobalSecurity*, 2015a）。1523 年 6 月 6 日，瑞典貴族為了抵抗丹麥的屠殺，擁立古斯塔夫·瓦薩（*Gustav Vasa*, 1523-60）為國王，自此正式成為獨立王國，並以 6 月 6 日為國慶日（*Scott*, 1977: 58; 外交部，2026）。

17 世紀，瑞典在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國王（*Gustavus Adolphus*, 1611-32）領導下，立於反對天主教的立場，歷經 1618 至 1648 年的 30 年宗教戰爭後領土擴增，成為當時的軍事強權，也決定了歐洲政治和宗教的權力平衡（*IIASA*, 2026a; *GlobalSecurity*, 2015a）。但是，1700 年，俄羅斯（*Russia*）、薩克森-波蘭（*Saxony-Poland*）和丹麥－挪威等國聯合攻擊當時的瑞典－芬蘭帝國（*Swedish-Finnish Empire*），瑞典初期贏得勝利，隨後由於攻擊俄羅斯的計畫過當，導致失利後簽定和平條約，自此終結了瑞典走向大國之路的企圖（*GlobalSecurity*, 2015a）。

瑞典自成為獨立王國以來，領土範圍經常變動，直到 1809 年因長期資

源不足，無法維持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以外的領土，遂將東部瑞典割讓給俄羅斯，自此方才確定領土範圍（Britannica, 2026a）。其次，瑞典自 16 世紀建立獨立王國以來，未曾被軍事佔領；此外，19 世紀初期拿破崙戰爭期間，1814 年因主權問題對挪威發動軍事行動後，從此未再參與任何戰爭，並恪守中立政策，維持 200 餘年的和平（Britannica, 2026d; GlobalSecurity, 2021a）。

20 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瑞典依然奉行中立政策，不介入國際間武裝衝突——即使部份行動受到爭議。冷戰期間，瑞典名義上是中立國，亦未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或華沙條約組織（Warsaw Pact Organization），但是與美國及西方民主國家維持較密切關係（Britannica, 2026d）。

瑞典儘管長期保持中立角色且避免加入任何軍事聯盟，但是 1991 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瑞典的國防政策逐漸轉型。1995 年，瑞典加入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2024 年正式加入北約。此外，瑞典亦積極支持聯合國及相關國際組織，並透過該機構參與解決安全問題。瑞典當前安全觀的思維主軸是：北歐因資源開採問題引起的不確定性升高，以及俄羅斯使用武力入侵鄰國，使北歐未來發生直接或間接衝突與危機不再不可能（Britannica, 2026d; GlobalSecurity, 2021a）。

承上所述，瑞典係一古王國，1809 年頒布憲法，實施君主立憲制度，初期將政權分別賦予國王和國會；其後逐步演進成 1917 年的內閣制，如今國王係世襲制的虛位元首（Constitute, 2012: Chapter 1, Article 5; 外交部，2026）。瑞典自 1523 年成為獨立王國以來，即以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為首都；全國總人口據 2025 年的估計約 10,837,890 人，排名世界 145 個國家第 81 名（GlobalFirePower, 2026a）；領土總面積約 450,295 平方公里，排名世界 145 個國家第 55 名（IIASA, 2026b; GlobalFirePower, 2026b）。

宗教信仰方面，據 2021 年估計，瑞典人民 53.9% 屬於基督教路德會（Lutheran），其它包括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東正教（Orthodox）、浸信會（Baptist）、穆斯林（Muslim）、猶太教（Jewish）及佛教的信徒占 8.9%，無信仰或未具體指明者占 37.2%。官方語言為瑞典語，其餘少數民族語言為芬蘭語（Finnish）、薩米語（Sami）、羅姆語（Romani）、意第緒語（Yiddish）

和梅恩基利語（Meankieli）（IIASA, 2026c）。

其次，在地理形勢方面，瑞典與挪威同為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國家，但是瑞典占了半島幅員大部份地區；東北與芬蘭接壤，東濱波羅的海（Baltic Sea），南隔卡特加特灣（Gulf of Kattegat）和斯卡格拉克灣（Gulf of Skagerrak）與丹麥相望，西部鄰接挪威；國內全境土地從挪威邊界的高山向東緩坡延伸至波羅的海（Britannica, 2026a; IIASA, 2026b）。

此外，瑞典領土幅員南北狹長約 1,600 公里、東西縱深短淺僅約 500 公里（Britannica, 2026c），且與芬蘭邊界長 545 公里，與挪威邊界更長達 1,666 公里（IIASA, 2026b）；在戰略態勢上，容易遭外敵自東、西向突穿，不易確保領土完整。但是，瑞典長期堅守中立政策，鄰接之挪威、芬蘭、丹麥皆非敵對國家，且與瑞典均係北約成員國，因此無此顧慮。就地緣戰略而言，瑞典位處北歐國家（Nordic countries）的中心位置，目前控領北約北翼的一個關鍵區域，其影響範圍比歐洲中部戰線更深遠（GlobalSecurity, 2021a）（請參考圖 1：瑞典地理位置圖）。

瑞典武裝部隊（Försvarsmakten）的歷史起源很早，可追溯至 16 世紀初期，當時由新加冕的古斯塔夫·瓦薩國王創立；自此武裝部隊在瑞典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立以來亦參與多次對外戰爭（Medium, 2021）。瑞典武裝部隊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17 世紀帝國時期達到鼎盛，參與了包括 1618 至 1648 年 30 年宗教戰爭、1655 至 1660 年第 2 次北方戰爭（Second Northern War）、1675 至 1679 年斯堪尼亞戰爭（Scanian War）和 1700 至 1721 年大北方戰爭（Great Northern War）（Åselius, 2013）；瑞典武裝部隊曾是帝國時期最重要的機構之一。

第 1 次世界大戰期間，瑞典武裝部隊因應戰爭的需要，一度提升戰備狀態，但是戰後隨即大幅縮減軍隊規模。第 2 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瑞典復又大規模重整軍備，並擴大徵兵，以確保瑞典在戰爭期間維持中立的國家政策。戰後，瑞典基於防範、嚇阻蘇聯的入侵，1945 至 1972 年間曾秘密進行核子武器發展計畫，後因國會禁止此項研發計畫，最終導致放棄計畫（Deni, 2022）。

冷戰期間，蘇聯被視為瑞典最大的軍事威脅，因此瑞典仍然延續大規模

徵兵制度，作為對蘇聯的嚇阻武力。1991 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瑞典面臨的外來威脅相對減弱，軍隊規模進行縮減，徵兵制度招募的人數逐漸減少，2010 年停止徵兵制，改行募兵制。隨後復因 2010 年代起對俄羅斯軍事擴張與意圖的擔憂日益加劇，2017 年瑞典重新實施徵兵制，且現行制度同時適用於男性和女性（Deni, 2022）。



來源：Britannica（2026e）。

圖 1：瑞典地理位置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英國 2020 年脫離歐洲聯盟後，2007 年由會員國簽署的『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第 42.7 條的相互防衛條款不再適用於英國；¹基於此，2022 年瑞典與英國簽署了一項互助安全協議，重申若

¹ Mutual defence clause, Article 42.7 TEU) (EUR-Lex, 2026) :

If a Member State is the victim of armed aggression on its territory, the other Member States shall have towards it an obligation of aid and assistance by all the means in their power,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51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This shall not prejudice the

任何一國遭受攻擊將提供支持，顯示出瑞典武裝部隊在區域安全維護上，扮演積極參與的角色（Kauranen, 2022; EUR-Lex, 2026）。

本文依前述瑞典的歷史發展脈絡，以及國防組織和武裝部隊的變遷，將從地緣戰略的角度探討瑞典安全環境、國防任務與組織、瑞典國防武力發展，以及瑞典與區域的軍事關係，期對瑞典國防武力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至於單一事件或戰役分析，以及單項武器裝備採購問題，可另作為未來研究發展的主軸，不在本文研究範疇。

貳、瑞典安全環境

一如前述，瑞典自 19 世紀初期以來對外恪守中立政策，已有 200 餘年未參與任何戰爭，因此長期無外來軍事威脅之虞。直到 2010 年代初期開始，有感於俄羅斯武力擴張且入侵鄰國，因此瑞典以身處北歐重要地緣戰略位置，重新評估外部安全環境和可能威脅，以期因應未來的情勢發展。

其次，瑞典是西方高度社會福利國家，且以人均國內生產總額（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計算，位列全球前 20 名富裕國家。此外，瑞典向來被認為是一個族羣和宗教文化同質性很高的國家。但是，20 世紀後半葉起，大量外來移民卻不免造成瑞典內部經濟、社會、族羣融合等問題，形成內部安全環境的隱憂。

一、內部安全環境

瑞典境內的移民問題源自近代歐洲外來移民潮所產生的現象，第 2 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首次出現的移民潮是原先為了避開戰禍，暫時遷居到殖民地或其它地區而於戰後回歸的人羣，這是一次回歸潮。其次，戰後歷經非殖民化運動，1950 至 1970 年代自原殖民地移民至宗主國的族羣，形成了

specific character of the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of certain Member States. Commitments and cooperation in this area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commitments under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which, for those States which are members of it, remains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collective defence and the forum for its implementation.

第 2 次外來移民潮；尤其，以 1960 年代人數最多，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戰後歐洲百廢待興，必須大量吸收外來移民以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張志洲，2007：9）。

1991 年冷戰結束以後，隨著歐洲整合的進程和歐洲聯盟成立，以及經濟全球化的推展，亞、非、拉丁美洲等第 3 世界開發中國家，愈來愈多的族羣選擇移民至歐、美已開發國家。再者，中東和巴爾幹半島（Balkans）軍事衝突不斷，戰火下的難民不斷湧入歐洲，上述兩種現象形成歐洲另一次的外來移民潮，亦使得原本存在的移民問題愈形嚴重（張志洲，2007：9）。

相對於歐洲國家的外來移民而言，瑞典地處歐洲北方邊陲，20 世紀初期境內的外來移民是歐洲最少的國家。第 2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瑞典未受戰火波及加上天然資源豐富和工業發達，正好可提供歐洲重建所需。此情形一方面促成瑞典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面臨勞工短缺的現象，因此趕上前文分析的歐洲第 2 次外來移民潮。高峰時期 1960 年代，每年有 3 至 6 萬名勞工移民瑞典——大多來自中歐和南歐（楊佳羚，2015）。

戰後瑞典的外來移民演變方面，1950 至 1960 年代主要為勞工移民，1970 年代為勞工家人來瑞典團聚，大多來自歐洲國家。1980 年代後則以政治庇護為主，接收來自中東和非洲國家，以及拉丁美洲國家的尋求庇護者（Britannica, 2026f; 楊佳羚，2015）。2013 至 2015 年是歐洲難民潮的高峰期，瑞典在短短的 3 年間，接收近 30 萬的移民，相當於總人口的 3%，其中大多數是尋求庇護的難民。大量移民不僅讓瑞典政府背負沉重負擔，不同族羣之間的摩擦也讓瑞典人漸漸對移民產生疑慮（Medium, 2023a; 劉俞妤，2024）。

瑞典儘管社會繁榮，但是有一項內部安全挑戰是外來移民的就業率明顯低於瑞典裔，瑞典政府雖然訂定改善計畫，但是融合過程相當漫長；外來移民的失業率，與低技術者一樣，明顯高於整體失業率（GlobalSecurity, 2021b）。尤有甚者，瑞典社會未正視結構與制度的種族歧視，卻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社會福利國家轉型下，將外來移民失業視為其本身的個別責任（楊佳羚，2015）。在社會經濟整合不足的情形之下，許多外來族羣生活在貧困環境中並遭受社會排斥，伴隨而來的是社交摩擦的風險

（GlobalSecurity, 2022）。

另一方面，瑞典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外來族羣傳統上居住於集中區域，無形中強化了羣體認同，也凸顯了瑞典族羣與外來族羣之間的差異（GlobalSecurity, 2021b）。許多經濟弱勢的外來族羣居住的郊外社區，失業率伴隨犯罪率，儼然形成一個封閉的國度，成為瑞典的「脆弱地區」（Medium, 2023b）。

上述外來移民衍生的負面現象，表面上屬於社會問題，但是往往會衝擊到國家安全層面，例如：族羣無法融合導致內部動盪、種族歧視導致國家認同分裂、徵兵制度與不同種族對國家的忠誠等問題。一旦內部安全環境有受到威脅之虞，國防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將增加許多不確定因素，瑞典亦不例外。

二、外部安全環境

瑞典自 19 世紀初起恪守中立政策，200 餘年未參與任何戰爭；地緣戰略位置上，長期以來亦無立即、直接的外來軍事威脅。但是，無明顯的國家安全威脅，並非意味著無間接的安全隱憂；尤其，全球化時代以及軍事科技的發展，牽一髮而動全身，局部性的軍事衝突往往深遠的影響著區域的整體安全情勢。因此，21 世紀以來，瑞典亦因應時局的變化，重新評估全球趨勢以及俄羅斯的區域性武力擴張和中國挑戰全球安全秩序所帶來的影響。

（一）全球趨勢

2023 年 6 月，瑞典國防委員會（Defence Commission）提出一份安全政策報告〈嚴峻時刻〉（*Allvarstid*），內容分析了瑞典對當前安全環境和發展趨勢的評估，以及這些趨勢對國防和安全政策的影響。這份報告開宗明義即指出：安全情勢因許多不確性因素而充滿危機，例如：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局發展、俄羅斯對抗歐洲聯盟和北約的立場、中東局勢發展、印太地區的緊張局勢以及一些對瑞典至關重要的國家之政治發展等（Secretariat of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 2024a: 8）。瑞典雖然未處於主要的衝突地區，

但是上述因素無論是單獨存在或相互疊加後惡化的風險，均有可能波及瑞典。

在全球整體安全趨勢方面，瑞典認為俄羅斯和中國等威權國家以及體制修正主義國家的行為，破壞了其它國家的民主治理，因此民主國家與其之間的對抗日益加劇。其次，日益激烈的地緣政治權力競爭，導致各國更加使用經濟手段來實現安全政策目標；包括各種類型的貿易壁壘、資本控制、限制外國直接投資、剝削外國自然資源或關鍵基礎設施的投資、操縱匯率以及諸如凍結資產之類的制裁等手段（Defence Commission's Secretariat, 2023: 8）。

另外，瑞典認為，冷戰結束後恐怖主義和宗教基本教義派組織是不分地域的普遍性安全威脅，瑞典很不幸地也遭受直接威脅。發生於 2023 年 6 月斯德哥爾摩的焚燒〈可蘭經〉(Quran) 事件，因虛假資訊傳言係瑞典政府縱容所為，致使瑞典被列為敵視伊斯蘭教 (Islam) 的國家 (Secretariat of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 2024a: 8)。

同時，一些暴力伊斯蘭極端團體敵視瑞典的程度，也自「法定目標」(legitimate target) 轉變為「優先目標」(priority target)。因此，同年 8 月瑞典安全局 (Swedish Security Service) 將恐怖威脅等級從「遞增」(elevated) 提升至「高級」(high)。瑞典評估，恐怖主義和暴力極端主義是當前對本身、歐洲乃至全球安全構成最直接的威脅 (Secretariat of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 2024a: 8)。

（二）俄羅斯武力擴張

1991 年蘇聯瓦解後，國際間東西兩大陣營長期對抗的情勢不復存在；俄羅斯作為前蘇聯的主要繼承者，藉著不滿北約東擴、吸納前華沙條約組織國家，且已威脅其安全利益為由，宣稱其與西方國家仍然處於戰爭狀態。瑞典認為，俄羅斯原本的共產主義國家體制雖然已經改變，但是長期以來其對內專制、對外具有侵略性和帝國主義色彩的行為卻未改變 (Secretariat of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 2024a: 9)。

冷戰結束後，俄羅斯自 1994、1999 年兩次武力鎮壓車臣以來，又於 2008 年與喬治亞發生武裝衝突、2014 年併吞克里米亞、2022 年全面入侵烏克蘭，在在足以證明俄羅斯以其與西方國家處於長期衝突的認知，遂行企圖改變國際秩序的野心依舊存在。

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是第 2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最大、最殘酷的傳統戰爭；既是公然違反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也是嚴重挑戰歐洲安全秩序。瑞典憂慮可能迅速升級為歐洲戰爭會成為事實，戰爭的發展對包括瑞典在內的歐洲聯盟和北約成員國，將構成最直接的威脅（*The Defence Commission's Secretariat*, 2023: 10）。

瑞典認為，在這一場戰爭中，俄羅斯顯現出逐步降低使用軍事武力的門檻，以及展現極高的冒險傾向，實質上已經導致了結構性且嚴重惡化的安全環境（*Defence Commission's Secretariat*, 2023:10）。瑞典進一步評估，俄羅斯為了適應長期戰爭，已經調整了社會和經濟措施；俄、烏戰爭局勢升級的風險依然存在，局勢升級可能導致俄羅斯對其它國家攻擊，或使用核子武器和或其它大規模殺傷性武器（*Secretariat of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 2024a: 9）。

與此同時，瑞典發現俄羅斯持續增強對瑞典及其盟國使用混合式攻擊和其它威脅安全的行動——包括網路攻擊、宣傳和利用移民潮製造社會動亂，而且此類威脅安全的行動可能會進一步增加（*Secretariat of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 2024a:9）。一個具有侵略性、且有能力和意願發動長期戰爭的俄羅斯，剛好可讓瑞典因應時勢發展成為建構總體國防的主要基礎（*Defence Commission's Secretariat*, 2023: 10）。

很明顯地，俄、烏戰爭使俄羅斯部份武裝部隊被牽制在烏克蘭戰線上，使其在其它目標和地區使用軍事武力的能力受到局部限制；相對地，短期內俄羅斯在瑞典周邊地區採取軍事行動的能力勢必受限，尤其是地面部隊方面，但是並不意味著俄羅斯完全沒有能力對瑞典鄰國採取任何軍事行動（*Secretariat of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 2024a: 10），由歷次的軍事衝突經驗顯示，俄羅斯控制鄰國的政治目標和企圖仍然存在。

瑞典深入評估，在黑海（*Black Sea*）沿岸，瑞典的近鄰國家仍然是歐洲

地區中，俄羅斯利益與其它歐洲國家和美國利益衝突最明顯的地區；而俄羅斯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全面衝突，也影響北極（Arctic）地區的安全情勢，凸顯了北極地區的軍事戰略重要性（Defence Commission's Secretariat, 2023: 11）。最後，瑞典認為目前陷於膠著狀態的俄、烏戰爭，並不會降低瑞典在中、長期面臨的威脅，此凸顯了大幅加速建構瑞典軍事和民防能力的重要性（Secretariat of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 2024a: 10）。

（三）中國挑戰世界秩序

中國自 1979 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和軍事實力明顯增強；中國也藉著經濟實力逐步融入國際社會，主要目的是力求在國際社會間發聲，進而在國際事務上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1990 年代中期，中國逐漸憑藉累積的經濟、軍事實力崛起於國際政治舞台；西方國家正視中國的迅速崛起，相對的也關注中國正以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企圖進一步主導世界秩序。

1990 年代以後，中國威脅論喚起了西方國家的憂慮，但是中國聲稱本身僅是區域的大國，並非國際強權，更反對中國威脅論的說法，試圖避免引起西方的對抗而影響中國的崛起步調。但是，此一情勢進入 21 世紀以後出現重大的改變，尤其 2013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後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和先前提出的「中國夢」，以及 2018 年通過憲法修正案，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使得中國以深化專制極權統治結合經濟、軍事實力，企圖主導、改變世界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

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係以促進世界經濟發展作為包裝，結合其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遂行擴張地緣政治勢力至世界各地的野心。據瑞典國防委員會 2023 年估計，中國的國防支出自 2000 年以來增加了 6 倍多；預計未來 10 年，中國的戰略核武庫將大幅擴張，核武嚇阻在中國國防戰略中將變得更為突出（Defence Commission's Secretariat, 2023: 8-9）。尤其，中國是一個集威權主義、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於一身的一黨制國家，它挑戰世界秩序的趨勢，將更顯得咄咄逼人。

2022 年習近平改變國家體制，繼續擔任第 3 任中國國家主席後，瑞典觀察到，中國領導人的權力集中程度日益提高，國家安全和控制——非經濟成長，逐漸成為習近平主政的核心。中國對其國內、外人民，加強了監視、控制和鎮壓。瑞典認為，隨著中國日益封閉和威權控制，其國家行為的可預測性也正在降低，衍生的現象將是助長其進行系統性改變世界秩序的野心；從長遠來看，中國挑戰全球安全和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同樣也挑戰瑞典和歐洲的安全（Defence Commission's Secretariat, 2023: 13）。

對於中國地緣政治勢力的擴張，瑞典評估當前中國並未對瑞典構成直接的軍事威脅；但是，中國在安全和國防政策，以及經濟、貿易、科學、技術和基礎設施等其它領域，已經廣泛影響到瑞典的國家利益。尤其，中國在瑞典國境內、外進行安全威脅的行為，如中國情報活動，對瑞典的威脅已經擴大和加深（Defence Commission's Secretariat, 2023: 13）。

全般而言，瑞典和歐洲的安全深受中國、俄羅斯和美國互動關係的影響。最明顯的現象，中國反對北約在歐洲的擴張，並支持俄羅斯的許多安全利益，顯示中國和美國之間以及歐洲和中國之間存在安全政策上的分歧。政策分歧係因複雜因素交織所致，包括中國和美國關係、中國和俄羅斯合作，以及美國在歐洲和印太地區之間的資源分配優先順序。最後，瑞典關注的是，瑞典與中國的關係應定調於共同的歐洲戰略，並建立清晰的跨大西洋聯繫關係（Defence Commission's Secretariat, 2023:14），如此才能確保瑞典的安全與利益。

參、瑞典國防任務與組織

瑞典自第 2 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內部安全環境雖然面臨外來移民的問題，但是僅屬於內部社會的隱憂，尚未直接威脅國家安全。其次，瑞典在地緣戰略位置上由於鄰近的挪威、芬蘭、丹麥等國均係北約成員國，加上波羅的海天然屏障，形成四周相對有利的戰略緩衝地帶；且瑞典長期堅守中立政策，因此並無立即、直接的外來安全威脅。

但是 21 世紀以來，瑞典評估國際戰略環境丕變，俄羅斯武力擴張和中

國不斷擴大地緣政治影響力乃至企圖挑戰世界秩序，已經構成瑞典中、長期的國家安全威脅；因此，瑞典必須因應局勢變化，調整、制定安全和國防政策。

一、國防任務與角色

瑞典基於安全環境評估和廣泛參與西方盟國集體防衛的需要，憲法第 10、15 章特別臚列國會締結和批准國際協議的相關程序，以及政府得依國際法部署武裝部隊，以防範平時或外國戰爭期間敵對勢力侵犯瑞典領土（Constitute, 2012: Chapter 10, Article 3, Chapter 15, Article 13）。上述規範條文，務實且有利於瑞典制定其安全和國防政策以及迅速納入盟國集體防衛體系——尤其是歐洲聯盟和北約。

瑞典處於北歐地緣戰略的中心位置，而俄羅斯自 21 世紀初以來持續性的武力擴張，讓瑞典的安全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2024 年，瑞典正式加入北約是重大的轉捩點，自此可以在該組織的框架內獲得最佳的防衛保障。其中，主要是依據『北大西洋條約』（*North Atlantic Treaty*）第 3 條，瑞典的防衛能力將納入聯盟的集體防衛體系，該組織成為瑞典最重要的國防政策平台。再者，依據第 5 條，瑞典也將受到該組織相互防衛保證的保護（Defence Commission's Secretariat, 2023: 1）。²

廣泛且客觀而言，瑞典當前的安全和國防政策制定，係以應對俄羅斯對

² 『北大西洋公約』即『華盛頓條約』，構成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法律基礎，並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實施（NATO, 1949）：

Article 3: In order more effectively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Treaty, the Parties, separately and jointly, by means of continuous and effective self-help and mutual aid, will maintain and develop their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capacity to resist armed attack.

Article 5: The Parties agree that an armed attack against one or more of them in Europe or North America shall be considered an attack against them all and consequently they agree that, if such an armed attack occurs, each of them, in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self-defence recognised by Article 51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assist the Party or Parties so attacked by taking forthwith, individually and in concert with the other Parties, such action as it deems necessary, including the use of armed force, to restore and maintain the security of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歐洲和全球安全以及中國挑戰世界秩序的長期威脅為主軸。安全政策首要著眼於預防，希望藉著政治對話和外交以確保國家安全與利益；很明顯地，瑞典的安全政策係與國際事務連結，強調以歐洲聯盟和北約內部的凝聚力、北歐和波羅的海地區的合作，以及在聯合國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框架內的合作為基礎（Defence Commission's Secretariat, 2023: 2），以應對未來的安全挑戰和威脅。

在外交作為方面，瑞典認為外交手段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工具，也是嚇阻戰略的主要部份，必須要提升在主要雙邊和多邊組織中，能清楚界定和保證國家利益的能力，並在與安全政策有關的區域中確保瑞典的參與和存在。在這方面，瑞典認知到與北歐和波羅的海國家、美國和英國等戰略盟友的合作，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此外，當前瑞典除了與法國、德國和波蘭等鄰近的北約主要成員國加強合作之外，尚期望必須進一步發展與美國的雙邊關係和跨大西洋聯繫，以增強集體嚇阻能力（Defence Commission's Secretariat, 2023: 5）。

國防政策方面，由於俄羅斯在地緣戰略位置上對瑞典的威脅，遠比中國的衝擊來得迫切，加上俄羅斯持續不斷的武力擴張，因此瑞典明確指出一個既有侵略性又有能力進行長期戰爭的俄羅斯，將是瑞典發展總體國防（total defence）的首要敵情依據，而瑞典強大的總體國防將成為北約嚇阻力量的一部份，與盟國共同致力於維護歐洲—大西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GlobalSecurity, 2024）。

依據瑞典國防部的定義，瑞典總體國防涵蓋整個社會；而總體國防是指為瑞典準備戰爭所需的一系列行為，包含兩個領域，軍事防衛與民防（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6a）。總體國防也包含瑞典國防的 4 項支柱是：軍事、民防、經濟和心理防衛；瑞典的國防政策係建立在強大的總體國防上，政策施行同樣涵蓋全體民眾，尤其戰略規劃需依賴民防及經濟計畫的緊密整合與支持（GlobalSecurity, 2024）。

基於上述總體國防和國防政策內涵，瑞典國防部係總體國防的實際負責單位——包括軍事防衛及民防事務的協調。國防部同時負責協調瑞典的

緊急事務整備工作以及意外事故的防護作為。此外，國防部指揮並監督瑞典對北約嚇阻與防務、國際防衛合作及國際作戰任務的執行與成效（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6b），以落實『北大西洋公約』第3條和第5條有關集體防衛的共同責任。

在政府與國防武力的權責關係方面，瑞典自1917年後，已經從原先的君主立憲制王國轉變為內閣制國家。依據1974年公布（2012年修訂）的憲法規定，依法世襲的國王或王后是虛位的國家元首，總理應隨時向國家元首報告相關事務，政府依需要得以國家元首擔任主席召開國務會議（Council of State）；目前瑞典是一個實施單一議會制的民主國家，國會每4年選舉1次（Constitute, 2012: Chapter 1, Article 1, 5, Chapter 3, Article 2, 3, Chapter 5, Article 1, 3）。

其次，依據瑞典憲法規定，政府由總理和其他部長組成；總理由國會選舉產生，其他部長由總理任命。政府事務由政府於政府會議中處理、解決，但是有關武裝部隊的法令或特定政府決策之執行，可由負責此類事項的部門主管核准，並在總理的監督下依法執行（Constitute, 2012: Chapter 6, Article 1, Chapter 7, Article 3）。另外，瑞典政府規範，武裝部隊是一個受瑞典國會及政府管轄的機構，由最高指揮官（Supreme Commander）領導，經由武裝部隊總部領導並監督武裝部隊（GlobalSecurity, 2011; GlobalSecurity, 2015b）。

由上述分析得知，瑞典武裝部隊最高指揮官承國防部長之命，實際指揮武裝部隊；而國防部長統籌領導所有國防事務，並向總理和國會負責。由此觀之，在體制設計上，瑞典國防指揮體系符合民主國家「文人統制」（civilian control）的架構，屬於軍政、軍令一元化體制。尤其，瑞典國會屬於一院制議會，監督權責單純、明確，較不易肇生兩院制的分歧意見。

在國防事務決策層面，瑞典政府一項較為特殊的設計是國防部設立國防委員會。國防委員會是由國會各政黨代表、秘書處以及相關部會和政府機構的顧問、專家組成，是政府與國會各政黨代表之間協商的論壇，目的是獲取瑞典國防與安全政策的最大共識。政府再依據國防委員會的報告，擬定提案提交給國會，嗣後國防部長和相關人員遵循國會的指示進行工作（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4a）。此項制度設計可在重大國防議題

形成決策前，先由政府和國會議員共同討論，化解潛在的歧見，避免政府在政策提交國會審查時，遭受不同政黨的刻意杯葛，貽誤國防決策先機。³

二、國防組織與兵力結構

前文提及，瑞典長期堅守中立政策，即使於冷戰期間亦未加入西方國家軍事聯盟。但是，冷戰結束迄 21 世紀初期，瑞典鑑於地緣戰略位置上可能受到俄羅斯武力擴張的威脅所波及，以及中國企圖改變世界秩序的間接影響，瑞典的安全與國防政策隨之更動，明顯的例子是 1995 年加入歐洲聯盟、2024 年正式納入北約集體防衛體系。瑞典國防政策的重大改變，自然影響其國防組織和武裝部隊任務的規劃。

（一）瑞典國防組織

瑞典為了因應可能的軍事威脅，特別在憲法第 15 章第 2 條明定：「如果瑞典處於戰爭狀態或面臨戰爭危險，應從瑞典議會成員中任命一個戰爭代表團（War Delegation），在情況需要時，取代瑞典議會（Constitute, 2012: Chapter 15）。⁴」這是一項權宜措施，也是一般國家少見的規定。另外，憲法第 15 章第 16 條也規定政府可派遣瑞典武裝部隊前往其它國家或以其它方式部署此類部隊，以履行瑞典議會批准的國際義務（Constitute, 2012: Chapter 15, Article 16）；這是很明顯的宣示瑞典有決心參與北約的集體防衛任務。

基於上述瑞典憲法的條文規定，武裝部隊的任務係經由透過軍事防禦、監視、總體國防以及結合聯盟來防衛瑞典，以確保國家的安全與獨立（Försvarsmakten, 2026a）。同時，瑞典政府決定與其它國家攜手，打造一個

³ 『瑞典國會法』（*Riksdag Act*）亦設有包含國防委員會（Committee on Defence）的 15 個委員會，但是此類議會委員會僅係議會選舉期間所任命之臨時性質的委員會，不同於政府設立的國防委員會。

⁴ Constitute, 2012: Chapter 15:

If the Realm is at war or exposed to the danger of war, a War Delegation appointed from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Riksdag shall replace the Riksdag if circumstances so warrant.

強大、現代化且靈活的國防體系，加強軍事防禦能力，以應對當今和未來的挑戰（Försvarsmakten, 2026a）。

其次，國防組織編組與指揮體制上，前文已說明瑞典武裝部隊由最高指揮官領導，經由武裝部隊總部領導並監督武裝部隊，且在政府決策與目標的框架內，最高指揮官必須權衡當前軍隊對長遠國防事務的影響，以作為國防改革與發展的依據（GlobalSecurity, 2011）。武裝部隊總部是最高指揮層級，其主要任務是指揮作戰，也參與軍事戰略規劃、武裝力量發展及作為與政府聯繫的管道。平時，武裝部隊是一個負責訓練與維護國家軍事力量的政府機構，並對國防部負責（GlobalSecurity, 2015b）。

武裝部隊由所有軍種單位組成，包括陸軍、海軍和空軍，另包括國土防衛隊和其它國家安全部隊。3 個軍種共享訓練、後勤、指揮與管制以及情報等共同能力。武裝部隊組織主要劃分為團級、單位、中心及學校；在高度警備或動員時期，武裝部隊結構將適度調整，以利調動所有人員、物資及基礎設施，使足以應變武裝衝突或支援特定單位（Försvarsmakten, 2026b; GlobalSecurity, 2015b）。

兵役制度方面，瑞典曾於冷戰結束後鑑於國際局勢不再有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原本的徵兵制度逐漸縮減規模，並於 2010 年結束徵兵制改行募兵制。但是，近年來為了因應俄羅斯及中國可能帶來的安全威脅，復於 2017 年重新實施徵兵制，並於隔年生效，男女皆適用（Britannica, 2026d）。

瑞典目前的徵兵制分為兵役和民事役，男女雖然均需服義務役，但是採「重質不重量」方式實施；每年從約 10 萬名 18 歲役男役女中，選出 20% 接受心理和體能測驗，再從 20% 中錄取 3 分之 1 至部隊服兵役。另依據兵種的不同，役期最長可達 15 個月；退役後仍然保留預備役身分 10 年或到 47 歲，且必須接受不定期教育召集訓練（林宜萱，2024）。

（二）瑞典兵力結構

瑞典武裝部隊由最高指揮官經由武裝部隊總部領導與監督，總部則包含各軍種指揮部、參謀和各部門，各自負責不同的實務和戰略議題，以及在

作戰層級領導所屬單位。武裝部隊總部另設 1 名總監（Director General）擔任副指揮官，同為武裝部隊領導層的一部份，與最高指揮官共同負責協調武裝部隊的行動（Försvarsmakten, 2025a）。

兵力結構方面，瑞典武裝部隊據 2026 年估計，總兵力約 164,000 人，佔總人口約 1.5%。現役部隊約 25,600 人，排名世界 145 個國家第 99 名，佔總人口約 0.2%；預備部隊約 34,000 人，排名世界 145 個國家第 62 名，佔總人口約 0.3%；準軍事部隊約 104,000 人，排名世界 145 個國家第 14 名，佔總人口約 1.0%（GlobalFirePower, 2026a）（請參考圖 2：瑞典國防組織架構圖）。

1. 陸軍

瑞典陸軍規模與歐洲各國相比規模較小，但是其發展可追溯至 16 世紀初期瑞典武裝部隊的起源，且曾有輝煌的歷史（GlobalSecurity, 2016）。目前，陸軍的任務是當威脅波及瑞典時負責地面防禦，同時也參與國際任務（Försvarsmakten, 2026c）。此項任務除了配合歐洲聯盟和北約的行動之外，也是基於〈北歐團結宣言〉（Nordic Declaration of Solidarity）積極與其它國家合作，以強化在衝突發生時集體行動的能力（GlobalSecurity, 2021c）。⁵

陸軍兵力約 15,300 人（GlobalFirePower, 2026a），占現役部隊約 59.8%。其次，陸軍已經由原先於 1997 至 2001 年國防決議規劃的 3 個師級和 13 個旅級單位（GlobalSecurity, 2021d），改編為目前以團級單位為主的架構。主要轄戰鬥部隊：3 個步兵團，Gotland 步兵團、Skaraborg 步兵團、Dalarna 輕步兵團；Västernorrland 野戰騎兵團、警衛團、Norrbotten 冬季作戰團、Norrbotten 寒帶作戰團、防空團。戰鬥支援單位：2 個砲兵團，Bergslagen 砲兵團、Boden 砲兵團；Göta 工兵團。勤務支援單位：後勤團。另外包含武裝部隊國防醫學中心、武裝部隊情報與安全中心、武裝部隊技術學校、樂儀隊、地面作戰中心、Hussars 救難團、國家核生化輻射防護中心、南方 Skåne

⁵ 北歐團結宣言是北歐丹麥、芬蘭、冰島、挪威、及瑞典 5 國於 2011 年左右達成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協議。其核心內容為：若其中 1 國遭受突發的自然或人為災難、網路攻擊或恐怖襲擊，其它北歐國家將在該國請求下，以相關手段提供協助。

訓練團、SWEDINT 教育訓練中心、瑞典掃佈雷中心(Försvarsmakten, 2026d)。

武器裝備方面，研判陸軍主要武器裝備包含各式坦克 83 輛，庫存 110 輛；各式戰鬥車輛 20,682 輛，庫存 27,576 輛；各式自走砲 18 門，庫存 24 門(GlobalFirePower, 2026c)。從上述陸軍兵力、編組和武器裝備分析，以現有兵力編配至多兵種單位，而且以層級較小的團級取代已往的師旅級部隊執行任務，明顯屬於機動力高的輕裝編組，因應國內外任務派遣較具彈性、迅速。

2.海軍

瑞典人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善於航海的民族，西元 11 世紀的維京時代，北方人民即擁有強大的海上力量；中世紀瑞典王國獨立後的古斯塔夫·瓦薩國王被譽為是瑞典海軍的最早創始者，18 世紀瑞典海軍也曾一度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艦隊對抗俄羅斯，但是戰爭期間損失慘重後未再恢復昔日實力(GlobalSecurity, 2015c)。其次，瑞典東側緊鄰波羅的海，此海域屬於淺水、高風險、水深劇烈變化或因風暴造成顯著海岸線地形變遷的「極端濱海」(extreme littoral) 海域，⁶因此瑞典作戰艦艇主要依據波羅的海樣貌，發展獨特的水下、水面和水上能力，以利遂行作戰任務(GlobalSecurity, 2025a)。

瑞典海軍平時經由訓練與演習，在水下、海岸和海上持續監控、戒備，以因應各種威脅，確保國家安全(Försvarsmakten, 2026e)。海軍的軍事單位主要針對國內、外任務設計，兵力約 2,100 人(GlobalFirePower, 2026a)，占現役部隊約 8.2%。主要轄 2 個作戰艦隊，海軍第 3 作戰艦隊、海軍第 4 作戰艦隊；第 1 潛艇艦隊；2 個兩棲部隊，Stockholm 兩棲作戰團、Älvsborg 兩棲作戰團；以及海軍基地、海軍作戰中心(Försvarsmakten, 2026f)。

海軍主要武器裝備研判包含護衛艦 7 艘、潛艇 4 艘、巡邏艦艇 116 艘、水雷作戰艦艇 8 艘(GlobalFirePower, 2026d)。由上述兵力、編組和裝備顯示，瑞典海軍屬於一支迷你型的海上武力，而且均為中小型艦艇，研判海軍

⁶ 在 1981 年 10 月 27 日深夜，一艘蘇聯 Whiskey 級潛艇(編號 137) 航行中，擱淺在 Gasomarden 水域的礁石上，試圖從淺灘中自行脫困，10 天後被拖出海面並浮出水面(GlobalSecurity, 2014)。

作戰範圍係以地緣位置鄰近的波羅的海為主，即使參與國際行動亦可能僅侷限於北歐附近海域。

3. 空軍

相對於陸軍和海軍，空軍成立較晚。1925 年才決議整合陸軍和海軍航空器成立空軍，1926 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而且成軍以來僅參加過 3 次戰役——分別是 1939 至 1940 年期間蘇聯與芬蘭的冬季戰爭、1961 至 1964 年參與對剛果卡坦加（Katanga）分離主義目標的打擊行動、2011 年應北約要求支援利比亞的禁飛區行動（GlobalSecurity, 2021e）。

空軍任務要求全天候確保瑞典領空免受任何外來威脅，人員、武器裝備維持戰備狀態，以因應國際及國內任務所需（Försvarmakten, 2026g; GlobalSecurity, 2021f）。依據 2009 年 3 月 19 日公布的相關國防法案，空軍的作戰能力發展主要以肆應北歐地區作戰為核心（GlobalSecurity, 2025b）。目前，空軍兵力約 8,255 人（GlobalFirePower, 2026a），占現役部隊約 32.2%；主要轄 4 個作戰聯隊——Blekinge 聯隊、Norrbotten 聯隊、Skaraborg 聯隊、Uppland 聯隊；另轄武裝部隊直升機聯隊和空中作戰中心（Försvarmakten, 2026h）。

空軍的主要武器裝備方面，研判包含戰鬥機 55 架，庫存 73 架；定翼運輸機 5 架，庫存 6 架；訓練機 27 架，庫存 36 架；特殊任務機 2 架，庫存 3 架；空中加油機 1 架，庫存 1 架；各式直升機 40 架，庫存 53 架（GlobalFirePower, 2026e）。瑞典空軍屬於中小型規模的空中武力，由於地緣戰略位置無直接的外來空中威脅，以現有兵力足以執行防衛國家領空安全，而且瑞典空軍境外任務作戰區域以北歐地區為主，現有兵力規模足可支援和配合盟國作戰。

4. 國土防衛隊

瑞典國土防衛隊（Home Guard）成立於第 2 次世界大戰初期 1940 年 5 月 29 日（Åkerstedt, 2010: 16），隸屬於武裝部隊；2017 年武裝部隊重啟徵兵制度以後，許多義務役退伍後男女簽約成為國土防衛隊成員，這支部隊屬於志願預備役的防衛武力，所屬成員利用工作之餘的時間肩負起防衛國土的任務（Försvarmakten, 2026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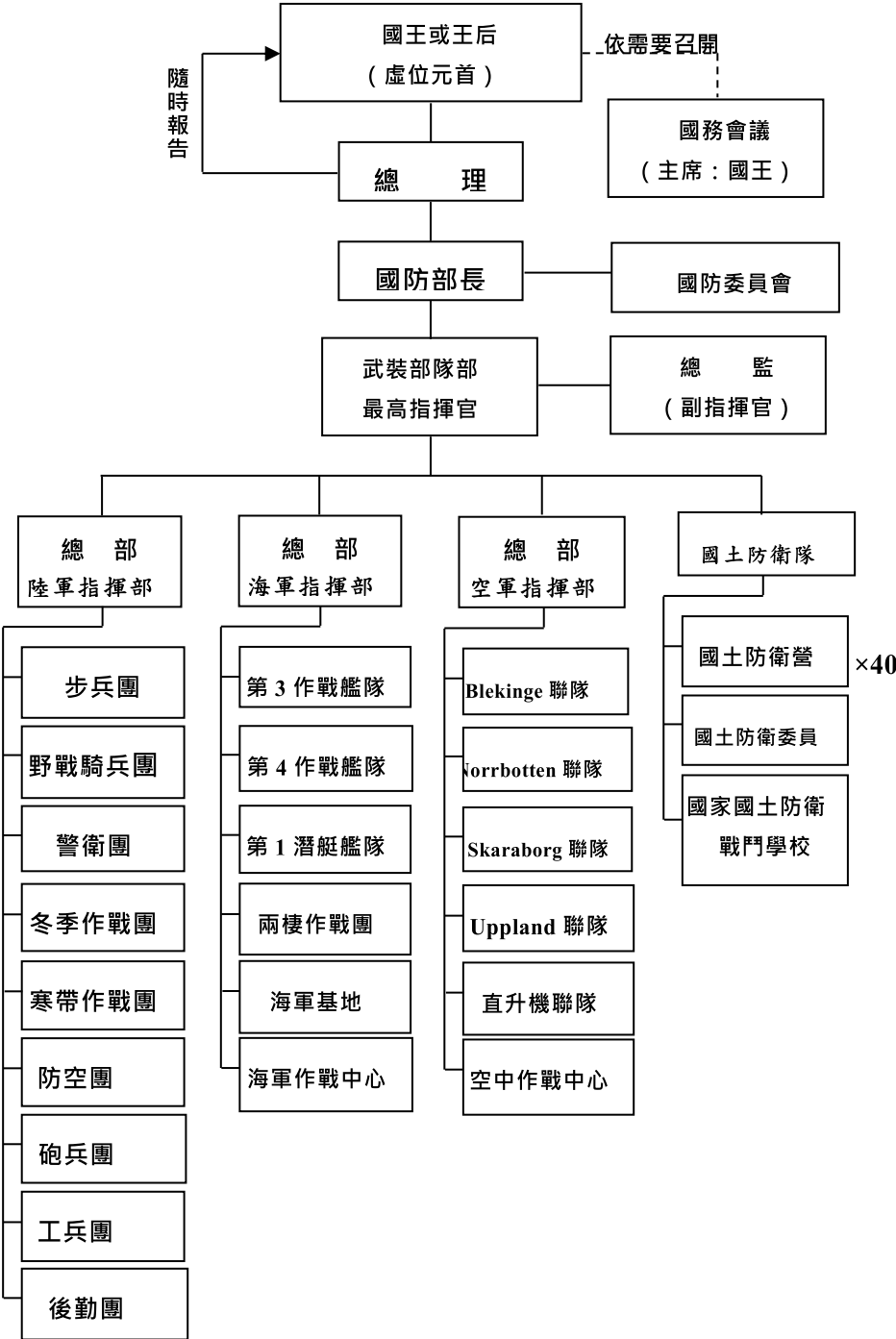


圖 2：瑞典國防組織架構圖

國土防衛隊兵力約 23,000 人（Försvarsmakten, 2026i），主要轄 40 個國土防衛營——第 10 至 49 國土防衛營，以及國土防衛委員會和國家國土防衛戰鬥學校（Försvarsmakten, 2021; Försvarsmakten, 2026j）。其中，國家國土防衛戰鬥學校擁有自己的演習場地和射擊靶場，是一處具備現代化設施的訓練學校；學校也匯聚了武裝部隊各軍種的專業知識，針對訓練、協調與發展等 3 項重點領域強化部隊戰力（Försvarsmakten, 2026k）。

國土防衛隊成員主要配備突擊步槍、衝鋒槍和反坦克武器等輕兵器；其次，國土防衛隊分為兩支，一般國土防衛隊負責保護機場、港口、邊境線、通訊線路及動員倉庫。另一支產業國土防衛隊負責保護大多數政府機構、軍事重要產業、議會大廈、國家銀行、瑞典國家鐵路、瑞典廣播公司及其它重要設施（GlobalSecurity, 2015d）。

肆、瑞典國防武力發展

20 世紀末冷戰結束蘇聯瓦解後，瑞典原先認為俄羅斯與西歐和美國之間將會維持相對良好的關係，並且期待俄羅斯最終將融入歐洲—大西洋安全體系。因此，2004、2009 年相關的『國防法案』（*Defence Bill*）評估的結論均假設可預見的未來瑞典不太可能遭受武裝攻擊，也不再將抵禦武裝攻擊列為武裝部隊的首要任務；2010 年甚至停止徵兵制，且大幅度裁減作戰單位和武器裝備，部隊不再動員複訓，如此僅專注於應付平時危機的結果，導致重建總體防禦體系十分艱難（Secretariat of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 2024a: 18-19）。

在 2010 年代，瑞典鑒於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武力擴張行為所帶來的隱憂，2015 年『國防法案』決定恢復徵兵制，2017 年重新實施徵兵制，以及再次將抵禦武裝攻擊作為軍事防衛的出發點（Secretariat of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 2024a: 19），這項規劃標誌著瑞典國防政策的重大轉變；之後隨著 2022 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瑞典也大幅增加國防預算，並對武裝部隊的願景、國防革新戰略方向、國防投資與發展提出了詳細的規劃。

一、核心價值與願景

2010 年代中期決心重新加強武裝的瑞典，對武裝部隊提出了以更強大的國防力量面對每一個威脅和挑戰的願景，這項願景首先強調軍事能力旨在創造一個對各種威脅和攻擊具有強大嚇阻效果的門檻。這是一個僅具有中小型武力的國家最基本標準的規劃，換言之閾值效應（threshold effect）是未來規劃更強大國防的核心，目的是嚇阻效應，使潛在侵略者謹慎考慮攻擊瑞典的風險（Försvarsmakten, 2025b）。

其次，瑞典國防發展的願景除了閾值效應之外，也規劃武裝部隊吸引、招募和培養以及維持相關能力，使這一支可恃武力具備相當程度的可用性（availability）；同時經由適當的訓練和合適的裝備，再藉著大規模部隊動員、定期演習，使這一支武力在面臨快速變化、複雜且不可測的安全環境中，亦能在短時間內迅速編組以因應外來攻擊（Försvarsmakten, 2025b）。

另一方面，瑞典已經是歐洲聯盟和北約的成員國，一項明確且重要的願景是依據相關條約規範，與盟國合作進行武裝部隊和各種組織在國內、外實施演習以及參與各種軍事行動。整體而言，武裝部隊廣泛參與國際合作和軍事行動，可以強化瑞典整體防衛能力，進一步提升嚇阻的效果（Försvarsmakten, 2025b）。

二、國防革新戰略方向

一般而言，在適當時間提供適當可用的資源給武裝部隊，是其執行國內、外任務所需能力的必要條件，而這方面必須重視研究與發展工作；武裝部隊的研究與發展聚焦於兩個領域，亦即建立知識以及將成果交付給生產裝備的負責部門和單位（GlobalSecurity, 2021g）。瑞典武裝部隊的研究與發展是其與其它國家或組織在資訊與科技交流方面，一項高品質且重要的一部份，瑞典也據此推動廣泛和具體的國防革新戰略方向。

在軍民合作的綜合效益方面，瑞典武裝部隊一向重視運用政府、學術界和產業界密切合作的「三重螺旋創新模式」(triple helix model of innovation)，建構一個更完善的軍民協同創新體系，透過這種模式，能夠快速識別並應

用有利於瑞典國防能力和韌性的技術。瑞典希望在和平時期建立創新體系，以利風險更大時加速發展和生產，使瑞典能夠適應衝突的節奏和對手的戰場調整，從而增強其韌性（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4b: 9-12）。

關鍵科技研究與發展以及技術提供方面，瑞典認為在感測器、戰鬥機、電子戰、潛艦技術以及武器和防護工程等領域，國防機構負有持續發展和維護專業知識的特定責任，而且強調必須能夠在軍事系統中利用民用領域開發的技術。在這方面，2024 年瑞典政府責成國防研究局（Swedish Defence Research Agency）成立一個小組，同時制定一項 STEM 策略，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結合武裝部隊、政府和民間相關機構，研究、促進有利於國防和安全的新興及顛覆性技術（disruptive technologies），並確保這些技術的有效供應（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4b: 13-14）。

能力需求與物資研發方面，由於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使得單一主體或部門難以全面了解能力需求以及能夠滿足這些需求的潛在物資項目，瑞典政府認為這方面由中央政府與產業界之間的對話、合作是物資供應在短期和長期有效運作的重要前提。另外，軍事需求也將刺激包括民用領域在內的技術創新，因此瑞典政府將公共採購作為一種策略工具，且讓更多民營企業進入國防市場，使能力需求與基於新興和顛覆性技術的新解決方案能夠相連結（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4b: 16-17）。此一作為對一個僅擁有中小型國防武力的國家而言，既可以達到總體國防的成效，又可以減低人事和設備方面的國防支出成本。

國際間技術合作方面，由於開發新系統成本高昂，國際合作的形式可以使更多國家分擔負擔，並整合各自的領先優勢。瑞典已是歐洲聯盟和北約的成員國，因此十分關注歐洲聯盟旨在促進國防創新所啟動的一系列國防倡議和計畫，例如：歐洲防務基金（European Defence Fund, EDF）、永久合作架構（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 PESCO）、歐洲防務創新方案（European Defence Innovation Scheme, EUDIS）和歐洲聯盟防衛創新中心（Hub for EU Defence Innovation, HED）（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4b: 18）。

此外，瑞典也積極參與北約設立的技術發展與創新平台，北大西洋防務創新促進計畫(Defence Innovation Accelerator of the North Atlantic, DIANA)、相關的北約創新基金(NATO Innovation Fund, NIF)，以及致力於與跨大西洋地區、亞洲和世界其它地區志同道合的高科技夥伴國家發展關係。對瑞典而言，加強與夥伴國家在新興和顛覆性技術領域的國際合作，有利於提升瑞典的國防能力、研究環境和安全互動關係(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4b: 18-20)。

三、國防投資與發展

2022 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瑞典申請加入北約，2024 年正式成為會員國，徹底改變了已往 200 年和平時期採取不結盟以及戰爭中保持中立的安全政策(Szumski, 2024; War Room, 2025)。瑞典政府認識到傳統的不結盟政策在俄羅斯武力擴張後的歐洲已不再可行，也不能假設或理所當然地認為美國會繼續像 80 年前一樣的在歐洲採取支援行動；地緣戰略位置上，瑞典不再漫談「波羅的海的和平」，而是系統性地進行軍事整備(EurAsian Times Desk, 2025; Olech, 2025)。

波羅的海周邊是俄羅斯與北約之間的關鍵競爭戰場，鄰近的愛沙尼亞(Estonia)、拉脫維亞(Latvia)和立陶宛(Lithuania)等北約較脆弱的 3 小國，在軍事衝突時將高度依賴周邊國家的增援，在地緣戰略位置上瑞典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因此，瑞典國防投資係以北部地區列為重要的優先區域，預定 2028 年部署機械化部隊，也期望在盟國部隊中擔任領導角色(Staalesen, 2024; EurAsian Times Desk, 2025)。

瑞典政府於 2024 年提出『2025-2030 總體國防法案』(*Total Defence Bill 2025-2030*)，內容提出了歷史上罕見的龐大投資金額，準備挹注在總體國防的各個項目，其中超過 1,700 億瑞典克朗(約 184 億美元)撥給軍事防務項目，另 375 億克朗(約 41 億美元)用在民防項目；而且預估 2028 年國防支出將達到國內生產總額 2.6%(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4c)，超

過北約對盟國的要求標準。⁷

此份法案內容除了購買新武器系統之外，重點置於延長作戰單位的服役壽命，顯見新的總體國防法案反映了日益嚴峻的安全情勢，也是瑞典國防發展的重要里程碑（Szumski, 2024; Staalesen, 2024）。2025 年，瑞典總理 Ulf Kristersson 甚至表示，未來國防支出的目標是 2030 年前提升至國內生產總額 3.5%，而且預定 2035 年之前國防支出持續增加 3,000 億克朗——約 325 億美元（EurAsian Times Desk, 2025）；這是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擴張。

最後，在兵力結構方面，〈2025-2030 總體國防法案〉預計徵兵人數將於 2030 年增至 10,000 人，2032 至 2035 年間約達 12,000 人；復訓次數也將增加（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4c）。另一方面，陸軍 2030 年計畫編成 4 個作戰旅，同時著重點於提升師和軍級等更大編制單位的作戰能力。海軍主在確保波羅的海周邊的海上控制權，並將維持高可用性、戰備狀態和作戰機動性，提升獨立以及與盟軍部隊的合作能力。空軍將實施重大升級，以提升其與北約防空與飛彈防禦系統（NATO's Integrated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IAMD）的整合，具備對潛在威脅的快速反應能力（Army Recognition Group, 2025）。整體而言，瑞典近年來快速國防發展，在在凸顯瑞典武裝部隊在防衛本土以及履行『北大西洋公約』第 3、5 條的承諾和重要性。

伍、瑞典與區域的軍事關係

2010 年代，瑞典鑑於國際和歐洲安全情勢巨大轉變，已經認識到無法排除受到外來威脅的可能性；而且基於地緣戰略位置的考量，國防政策一改已往 200 年中立、不結盟的主軸，轉而積極加入西方民主國家陣營，尋求與盟國軍事合作，且願意、主動提供武裝部隊擔負北歐波羅的海周邊地

⁷ 在 2025 年 9 月，瑞典政府宣布大幅擴編國防預算，2026 年再投入 266 億克朗（約 28.7 億美元），將使軍事支出達到國內生產總額的 2.8%（Guliyeva, 2025）。

區的防衛責任，共同維護區域和本國的安全。

一如前述，瑞典憲法第 15 章第 16 條中已明確列出政府可派遣瑞典武裝部隊前往其它國家，或以其它方式部署此類部隊的依據。同時，武裝部隊提出的願景也強調「團結」(togetherness) 的重要性，其意義與內涵是希望藉著與國際及國內的協作、配合，加上瑞典戰時單位与其它國家武裝部隊和組織一同在瑞典及海外進行演習與軍事行動，以提升本身嚇阻外來攻擊的能力 (Försvarsmakten, 2025b)。⁸

基於上述對安全情勢丕變的認知和憲法依據，以及就地緣戰略位置考量，瑞典意識到本身和歐洲安全秩序無法避免來自俄羅斯的威脅。因此，瑞典著重以波羅的海周邊和北約北部地區為基礎，期藉本身地緣戰略地位和安全政策利益，成為盟國嚇阻能力的出發點；當瑞典遭受武裝攻擊時，可以獲得支援，相對地瑞典也承諾在其它盟國遭受攻擊時協助其防衛 (Defence Commission's Secretariat, 2023:19-23)。

21 世紀的國際安全情勢，往往鄰國的武裝衝突會影響多個國家，因此瑞典單方面對鄰國呼籲的團結聲明涵蓋歐洲聯盟成員國以及挪威和冰島 (Iceland)，無論盟國或鄰國面臨危機和遭受攻擊時，瑞典表明不會袖手旁觀，當然也希望對方可以投桃報李。近年來，瑞典參與國際軍事行動廣及聯合國、歐洲聯盟、北約、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和其它國家聯盟框架主導的行動 (Secretariat of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 2024b: 2, 8)，這是 21 世紀國際安全情勢改變，導致瑞典轉變成積極與地區組織結盟的戰略態勢，其中又以歐洲聯盟和北約為主要的安全合作框架。

歐洲聯盟是瑞典最重要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平台，維護和加強歐洲聯盟的凝聚力、合作、團結與整合符合瑞典的國家利益，而維護瑞典東部夥伴關係國家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歐洲聯盟和瑞典的核心利益。隨著 2010 年

⁸ Försvarsmakten (2025b) :

Togetherness: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s—both internationally and nationally—enhance our overall ability to deter attacks. Together with other countries' armed forces and organizations, our wartime units conduct exercises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in Sweden and abroad.

代安全情勢的惡化，歐洲對有效控制傳統武器——包括建立信任機制的需求日益增加，瑞典認為有必要就歐洲聯盟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對瑞典的長期影響加強合作與安排，以促進、加強雙邊國防合作關係（Secretariat of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 2024b: 1）。

但是，歐洲聯盟雖然在經濟和外交上對瑞典的國家利益不可或缺，瑞典 2024 年底公布的國防法案所明示的國防戰略核心，卻明顯偏向 2024 年初加入的北約為其主要安全夥伴。主要原因是瑞典認為歐洲聯盟決策過程緩慢，無法作為一個有凝聚力的軍事實體應付危機。尤其，瑞典擔心歐洲聯盟一直致力於發展防衛戰略自主權，將會削弱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聯繫，也削弱挪威、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等主要非歐洲聯盟盟友的角色。此外，歐洲聯盟的防衛規劃也被認為容易受到成員國內部政治發展的影響，可能阻擋或延遲相關倡議（Khorrami, 2024）。

相對地，北公約是美國履行在歐洲防衛承諾的工具，也是與歐洲進行安全政策對話的最重要平台。瑞典加入北約後，其國防能力成為聯盟集體防衛的一部份，也將與美國增進跨大西洋聯繫。另一方面，瑞典的利益根植於以團結和務實的態度，依據聯盟關於嚇阻和防衛的 360 度全方位視角，為聯盟整體安全貢獻能力，進而保障本身的安全（Defence Commission's Secretariat, 2023: 21, 23）。

以瑞典的角度而言，北約是一個防衛聯盟，宗旨是保障盟國的自由與安全（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4d）；其目標主要是依據 1949 年『北大西洋公約』的第 3、4、5 條規範，透過政治與軍事手段，為所有成員國提供和平與安全（Försvarsmakten, 2025c）。事實上，早在 1994 年瑞典已加入〈和平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Peace, PfP）計畫，並於 1997 年加入歐洲—大西洋夥伴關係理事會（Euro-Atlantic Partnership Council, EAPC），長期與北約進行合作；加入前也曾參與阿富汗、科索沃、伊拉克等任務，成為聯盟最活躍的夥伴之一和重要貢獻者（NATO, 2024）。

2024 年瑞典加入北約後，瑞典將其角色定義為區域內的「安全提供者」，旨在透過雙管齊下的方式，為聯盟的嚇阻與防衛提供明顯的貢獻（Szymański & Tarociński, 2024）。綜觀瑞典與北約主要的合作領域包括 3 個

方面；首先，參與建構聯盟的防衛能力和協作性（interoperability），重要的軍事行動計有：〈和平夥伴關係〉及網路聯盟演習、戰略空運能力計畫、訓練夥伴國家部隊、加入北歐防衛合作倡議等（NATO, 2024）。

其次，支援北約主導的行動與任務，計有：持續參與聯盟規劃的歷次維持和平行動、國際安全援助部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通過的聯合保護者行動（Operation Unified Protector, OUP）、北約反應部隊等。再次，更廣泛的合作方面：加入韌性委員會（Resilience Committee）保護重要基礎設施以及災後援助、參與危機處理演習、建立反暴力極端主義評估計畫的長期能力、設立北歐軍事行動性別中心以確保合理的性別觀念、與盟國合作支持信託基金計畫以支援各項行動等（NATO, 2024）。

瑞典基於地緣戰略位置的因素，2024 年底議會通過的『2025-2030 總體國防法案』認識到北極重要性日增，但是只希望扮演關鍵角色，並未計畫在此地區擴大軍事實體的存在，瑞典防務優先事項係集中在波羅的海周邊地區（Khorrami, 2024），這是國際安全情勢變遷的考量使然。瑞典國防政策旨在優先與芬蘭、挪威增進軍事合作，同時致力於加強波羅的海周邊國家以及德國、波蘭（Poland）等國的防務合作。尤其，此項政策凸顯與波蘭合作的重要性，因其鄰近俄羅斯、白俄羅斯（Belarus）、烏克蘭，且地緣戰略位置可就近支援烏克蘭（Szymański & Tarociński, 2024）。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隨著瑞典和芬蘭整合至北約，新的歐洲安全架構已經浮現，聯盟可以自波羅的海至黑海形成一個聯合陣線，前者成為聯盟堡壘，而俄羅斯影響力在後者則被有效稀釋，迅速使俄羅斯在歐洲東翼處境更艱難（Allard & Taussig, 2025）。

另一方面，波羅的海 3 小國之一的拉脫維亞由於空域屢被緊鄰的俄羅斯威脅，因此積極尋求北約保護。瑞典加入聯盟後，2024 年 12 月 12 日國會批准在拉脫維亞進行長期步兵營輪換，與其它 13 個聯盟成員國共同承擔防衛責任。瑞典武裝部隊駐防期間，參與聯盟各項演習，一方面實踐集體防衛承諾，另一方面也讓各國不同武器系統與單位之間建立協作性（Kauliņš, 2025）。

最後，前文分析瑞典的安全環境時曾指出，歐洲與瑞典應建立清晰的跨

大西洋聯繫關係，才能確保區域的安全和利益，而這方面主要是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就瑞典而言，美國是關鍵的軍事夥伴，川普總統（Donald Trump）於 2025 年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已經勾勒出美國的目標，無論俄羅斯或中國可能構成的安全威脅，美國的優先事項均不在歐洲戰區之外（Allard & Taussig, 2025）。

相對地，瑞典也尋求與美國建立完全協作性，並全面落實 2023 年簽訂的雙邊『國防合作協議』（*Defence Cooperation Agreement, DCA*）（Szymański & Tarociński, 2024）。在這方面，瑞典積極參與包括「歐洲防衛者」（Defender Europe）在內的多項與美國和北約多邊軍事演習。瑞典認識到，美國與瑞典雙方持續維持密切的軍事合作和國防貿易關係，一方面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與國防工業，另一方面也可透過強化戰略夥伴的軍事能力，確保瑞典國家安全以及波羅的海地區的區域穩定（Bureau of Political-Military Affairs, 2025）。

陸、結論

瑞典自 19 世紀初起恪守中立政策，維持 200 餘年的和平。20 世紀冷戰期間，由於地緣戰略位置上東側隔著芬蘭和波羅的海戰略緩衝地帶，未直接面對蘇聯共產主義威脅，加上內部安全環境僅存在外來移民的一般社會問題，因此仍然未加入任何軍事聯盟。但是，21 世紀初以來俄羅斯陸續以武力向外擴張，以及中國企圖改變世界秩序，瑞典體認到未來面對兩強的安全威脅並非不可能。2024 年一改長期的中立、不結盟政策，正式加入北約，希望扮演維護波羅的海地區安全的重要角色。

瑞典武裝部隊陸、海、空軍現役兵力約 25,600 人，以及維持精簡的武器裝備，屬於中小型武力；相對地維持較大的預備部隊和準軍事部隊，如國土防衛隊約 23,000 人。現役部隊除擔負防衛領土安全的任務外，亦積極參與歐洲聯盟、北約、跨大西洋體系的國際行動。『2025-2030 總體國防法案』準備挹注大量總體國防經費，預估 2028 年國防支出將達到國內生產總額 2.6%，超過北約對盟國的要求標準。

最後，基於地緣戰略位置考量和 21 世紀國際安全情勢的變遷，瑞典尋求與盟國軍事合作，提供武裝部隊共同擔負區域防衛責任。其中，歐洲聯盟是瑞典最重要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平台，但是瑞典認為歐洲聯盟易受到成員國內部政治發展和歐洲聯盟過於強調防衛戰略自主權、決策過程緩慢等因素的影響，將會削弱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聯繫，因此『2025-2030 總體國防法案』的國防戰略核心，明顯以北約為主要安全夥伴。此項重大的戰略取向，現實上擴大了瑞典與盟國軍事層面的合作，也落實了瑞典與美國跨大西洋連繫的願景，實質上將可提供瑞典國家安全的多一層保障。

參考文獻

- 外交部，2026。〈瑞典王國〉1 月 3 日
(<https://www.mofa.gov.tw/CountryInfo.aspx?CASN=1&n=164&sms=33&s=171>)
(2026/1/4)
- 林宜萱，2024。〈全民義務役但只選精銳入伍 瑞典年輕人為何願服兵役？〉，
《yahoo！新聞》5 月 24 日 (<https://tw.news.yahoo.com/全民義務役但只選精銳入伍-瑞典年輕人為何願服兵役-053500187.html?guccounter=1>) (2026/2/15)
- 張志洲，2007。〈國際政治視角下的歐洲移民問題〉《國際論壇》8 卷 3 期，頁 7-13。
- 楊佳羚，2015。〈瑞典移民與社會福利國家的挑戰〉《好厝邊福利社電子報》3 月
(<https://oursocialwelfare.weebly.com/12298315320022639912299235603898820108-20182236652004330707653062979020856312272766533287310382637131119210332228323478303402536125136.html>) (2026/1/13)
- 劉俞妤，2024。〈從「敞開心胸」到「嚴守邊境」：瑞典人口成長創新低，百年移民社會面臨挑戰〉《風傳媒》8 月 21 日
(<https://www.storm.mg/article/5225420#wholePage>) (2026/1/13)
- Åkerstedt, Therese, ed. 2010. *Hemvärnet 70 år (Home Guard 70 years)*. Stockholm: Balkong.
- Allard, Léonie, and Torrey Taussig. 2025. "How Europe Can Strengthen Its Own Defenses and Rebalanc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tlantic Council, December 15(<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dispatches/how-europe-can-strengthen-its-own-defenses-and-rebalance-transatlantic-relations/>) (2025/12/25)
- Army Recognition Group. 2025. "Russia's War in Ukraine Triggers Sweden's Biggest Defense Investment since Cold War." Army Recognition Group, August 27 (<https://www.armyrecognition.com/archives/archives-land-defense/land-defense-2024/focus-russias-war-in-ukraine-triggers-swedens-biggest-defense-investment-since-cold-war>) (2025/12/25)
- Åselius, Gunnar. 2013. "Swedish Armed Forces." *Oxford Bibliographies*, November 27 (<https://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display/document/obo-9780199791279/obo-9780199791279-0005.xml>) (2026/1/11)
- Britannica. 2026a. "Sweden."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Sweden>) (2026/1/4)

- Britannica. 2026b. "Sweden-The Viking Age."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Sweden/The-Viking-Age>) (2026/1/4)
- Britannica. 2026c. "Sweden-Civil Wars."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Sweden/Civil-wars>) (2026/1/4)
- Britannica. 2026d. "Sweden-Political Process."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Sweden/Political-process>) (2026/1/4)
- Britannica. 2026e. "Sweden-Land."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Sweden#ref30520>) (2026/1/4)
- Britannica. 2026f. "Sweden-People."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Sweden/Climate#ref30527>) (2026/1/4)
- Bureau of Political-Military Affairs. 2025. "U.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Swede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u-s-security-cooperation-with-sweden>) (2025/12/25)
- Constitute. 2012. "Sweden 1974 (rev. 2012)."
(https://www.constituteproject.org/constitution/Sweden_2012) (2026/1/4)
- Defence Commission's Secretariat. 2023.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s report on security policy, 2023."
(<https://www.government.se/globalassets/government/dokument/forsvarsdepartementet/forsvarsberedningen/excerpts-of-the-swedish-defence-comissions-report-on-security-policy-june-2023.pdf>) (2026/1/18)
- Deni, John R. 2022. "Sweden Would Strengthen NATO with Fresh Thinking and an Able Force." Atlantic Council, May 16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sweden-would-strengthen-nato-with-fresh-thinking-and-an-able-force/>) (2026/1/11)
- EurAsian Times Desk. 2025. "Largest Military Expansion since the Cold War, Sweden to Spend 30B on Defense Modernization amid U.S, Russia Threats."
EurAsian Times, March 29 (<https://www.eurasiantimes.com/sweden-undertakes-largest-military-buildup/>) (2025/12/25)
- EUR-Lex. 2026. "Mutual Defence Clause." (<https://eur-lex.europa.eu/EN/legal-content/glossary/mutual-defence-clause.html>) (2026/1/11)
- Försvarsmakten. 2021. "Home Guard Units."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125113417/https://www.hemvarnet.se/om-organisationen/hemvarnsforbanden>) (2026/2/19)

- Försvarsmakten. 2025a. "Leading the Swedish Armed Forces."
(<https://www.forsvarsmakten.se/en/about-the-swedish-armed-forces/organisation/the-leadership-of-the-swedish-armed-forces/>) (2026/2/18)
- Försvarsmakten. 2025b. "Core Values and Vision."
(<https://www.forsvarsmakten.se/en/about-the-swedish-armed-forces/official-information/core-values-and-vision/>) (2026/2/22)
- Försvarsmakten. 2025c. "Sweden and NATO."
(<https://www.forsvarsmakten.se/en/about-the-swedish-armed-forces/defending-sweden/tasks/military-cooperation/sweden-and-nato/>) (2026/3/7)
- Försvarsmakten. 2026a. "Defending Sweden."
(<https://www.forsvarsmakten.se/en/about-the-swedish-armed-forces/defending-sweden/>) (2026/2/18)
- Försvarsmakten. 2026b. "Defense Branches."
(<https://www.forsvarsmakten.se/en/about-the-swedish-armed-forces/organisation/?category=Defense+branches>) (2026/2/18)
- Försvarsmakten. 2026c. "Army." (<https://www.forsvarsmakten.se/en/about-the-swedish-armed-forces/organisation/defence-branches-and-units/army/>) (2026/2/18)
- Försvarsmakten. 2026d. "Army-Where We Are."
(<https://www.forsvarsmakten.se/en/about-the-swedish-armed-forces/organisation/defence-branches-and-units/army/where-we-are/>) (2026/2/18)
- Försvarsmakten. 2026e. "Navy." (<https://www.forsvarsmakten.se/en/about-the-swedish-armed-forces/organisation/defence-branches-and-units/navy/>) (2026/2/18)
- Försvarsmakten. 2026f. "Navy-Where We Are."
(<https://www.forsvarsmakten.se/en/about-the-swedish-armed-forces/organisation/defence-branches-and-units/navy/where-we-are/>) (2026/2/18)
- Försvarsmakten. 2026g. "Air Force." (<https://www.forsvarsmakten.se/en/about-the-swedish-armed-forces/organisation/defence-branches-and-units/air-force/>) (2026/2/18)
- Försvarsmakten. 2026h. "Air Force-Where We Are."
(<https://www.forsvarsmakten.se/en/about-the-swedish-armed-forces/organisation/defence-branches-and-units/air-force/where-we-are/>) (2026/2/18)
- Försvarsmakten. 2026i. "Home Guard." (<https://www.forsvarsmakten.se/en/about-the-swedish-armed-forces/organisation/defence-branches-and-units/home-guard/>) (2026/2/18)

swedish-armed-forces/organisation/defence-branches-and-units/home-guard/)
(2026/2/19)

Försvarsmakten. 2026j. “Home Guard-Where We Are.”
(<https://www.forsvarsmakten.se/en/about-the-swedish-armed-forces/organisation/defence-branches-and-units/home-guard/where-we-are/>)
(2026/2/19)

Försvarsmakten. 2026k. “National Home Guard Combat School.”
(<https://www.forsvarsmakten.se/en/about-the-swedish-armed-forces/organisation/defence-branches-and-units/home-guard/where-we-are/national-home-guard-combat-school/>) (2026/2/19)

GlobalFirePower. 2026a. “2026 Sweden Military Strength-Manpower.”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y-military-strength-detail.php?country_id=sweden) (2026/2/15)

GlobalFirePower. 2026b. “2025 Sweden Military Strength-Geography.”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y-military-strength-detail.php?country_id=sweden) (2026/2/15)

GlobalFirePower. 2026c. “2026 Sweden Military Strength-Land Forces.”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y-military-strength-detail.php?country_id=sweden) (2026/2/15)

GlobalFirePower. 2026d. “2026 Sweden Military Strength-Naval Forces.”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y-military-strength-detail.php?country_id=sweden) (2026/2/15)

GlobalFirePower. 2026e. “2026 Sweden Military Strength-Airpower.”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y-military-strength-detail.php?country_id=sweden) (2026/2/15)

GlobalSecurity. 2011. “Sweden - Supreme Commander.”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se-generaldirektoren.htm>)
(2025/12/21)

GlobalSecurity. 2014. “Royal Swedish Navy (RSwN) Marinen - Operations.”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se-marinen-ops.htm>)
(2026/2/17)

GlobalSecurity. 2015a. “Sweden - History.”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se-history.htm>) (2025/12/21)

- GlobalSecurity. 2015b. "Sweden - Armed Forces Headquarters."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se-hkv.htm>) (2025/12/21)
- GlobalSecurity. 2015c. "Naval History."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se-marinen-history.htm>)
(2026/2/17)
- GlobalSecurity. 2015d. "Sweden - Hemvärnet / Home Guard."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se-hemvarnet.htm>)
(2026/2/19)
- GlobalSecurity. 2021a. "Kingdom of Sweden."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se.htm>) (2025/12/21)
- GlobalSecurity. 2021b. "Sweden - People."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se-people.htm>) (2025/12/21)
- GlobalSecurity. 2021c. "Sweden Armén / Swedish Army."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se-armen.htm>) (2026/2/16)
- GlobalSecurity. 2021d. "Sweden Armén / Swedish Army - Reorganization."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se-armen-reorg.htm>)
(2026/2/16)
- GlobalSecurity. 2021e. "Sweden Flygvapnet / Swedish Air Force - History."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se-flygvapnet-history.htm>)
(2026/2/18)
- GlobalSecurity. 2021f. "Sweden Flygvapnet / Swedish Air Force."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se-flygvapnet.htm>)
(2026/2/18)
- GlobalSecurity. 2021g. "Sweden Armén / Swedish Army - Modernization."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se-armen-mods.htm>)
(2025/12/21)
- GlobalSecurity. 2022. "Sweden - Introduction."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se-intro.htm>) (2025/12/21)
- GlobalSecurity. 2024. "Defense Policy."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se-policy.htm>) (2025/12/21)
- GlobalSecurity. 2025a. "Royal Swedish Navy (RSwN) Marinen."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se-marinen.htm>) (2026/2/17)
- GlobalSecurity. 2025b. "Sweden Flygvapnet / Swedish Air Force - Modernization."

-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se-flygvapnet-mods.htm>) (2026/2/18)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4a.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 (<https://government.se/government-of-sweden/ministry-of-defence/defence-commission/>) (2026/2/1)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4b. “Strategic Direction for Defence Innovation.” (<https://www.government.se/contentassets/f095f1d430164d2c9af6d66a40a30130/strategic-direction-for-defence-innovation.pdf>) (2026/2/20)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4c. “New Total Defence Resolution for a Stronger Sweden.” (<https://www.government.se/press-releases/2024/10/new-total-defence-resolution-for-a-stronger-sweden/>) (2025/12/25)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4d. “Sweden's Role in NATO.” (<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policy/sweden-in-nato/swedens-role-in-nato/>) (2026/3/7)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6a. “Total Defence.” (<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policy/total-defence/>) (2026/2/1)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6b. “Ministry of Defence.” (<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of-sweden/ministry-of-defence/>) (2026/2/1)
- Guliyeva, Vafa. 2025. “Sweden Announces Historic Defence Spending Surge amid NATO Integration.” *Caliber*, September 15 (<https://caliber.az/en/post/sweden-announces-historic-defence-spending-surge-amid-nato-integration>) (2025/12/25)
- IIASA. 2026a. “Sweden-Introduction.” (<https://user.iiasa.ac.at/~marek/fbook/01/geos/sw.html#Intro>) (2026/2/15)
- IIASA. 2026b. “Sweden-Geography.” (<https://user.iiasa.ac.at/~marek/fbook/01/geos/sw.html#Geo>) (2026/2/15)
- IIASA. 2026c. “Sweden-People.” (<https://user.iiasa.ac.at/~marek/fbook/01/geos/sw.html#People>) (2026/2/15)
- Kauliņš, Daniels. 2025. “Sweden’s Role in Baltic Defens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August 13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5/08/swedens-role-in-baltic-defense/>) (2025/12/25)
- Kauranen, Anne. 2022. “UK Strikes New Security Agreement with Sweden and

- Finland.” *Reuters*, May 1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uk-strikes-new-security-agreement-with-sweden-finland-2022-05-11/>) (2026/1/11)
- Khorrami, Nima. 2024. “Sweden's Defense Overhaul: Prioritizing NATO, Baltic Security, and Space Capabilities.” Wilson Center, October 23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swedens-defense-overhaul-prioritizing-nato-baltic-security-and-space-capabilities>) (2025/12/25)
- Medium. 2021. “The Swedish Military Machine.” January 4 (<https://medium.com/@ceithernach/the-swedish-military-machine-dd10c6a245f8>) (2026/1/11)
- Medium, 2023a. 〈被遺忘的難民（4）：移民瑞典，沒有想像中的美好〉5月2日（<https://medium.com/sleepless-in-sweden-瑞典夜未眠/被遺忘的難民-4-移民瑞典-沒有想像中的美好-3cc2dd784f9d>）（2026/1/13）
- Medium, 2023b. 〈瑞典真的安全嗎？（2）幫派、移民與社會的糾葛〉6月6日（<https://medium.com/sleepless-in-sweden-瑞典夜未眠/瑞典真的安全嗎-2-幫派-移民與社會的糾葛-9fc0051d5bc4>）（2026/1/13）
- NATO. 1949.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April 4 (<https://www.nato.int/en/about-us/official-texts-and-resources/official-texts/1949/04/04/the-north-atlantic-treaty>) (2026/1/28)
- NATO. 2024. “Relations with Sweden.” March 28 (<https://www.nato.int/en/what-we-do/partnerships-and-cooperation/relations-with-sweden>) (2025/12/25)
- Olech, Aleksander. 2025. “Ready for War? Sweden’s Total Defence.” Defence24.com, September 10 (<https://defence24.com/geopolitics/ready-for-war-swedens-total-defence>) (2025/12/25)
- Scott, Franklin D. 1977. *Sweden: The Nation's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ecretariat of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 2024a.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s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litary Defence.” (<https://www.regeringen.se/contentassets/79646ada8654492993fe7108d95ac6d5/sammandrag-pa-engelska-av-starkt-forsvarsformaga-sverige-som-allierad-ds-20246.pdf>) (2025/12/21)
- Secretariat of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 2024b.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s White Book on Sweden’s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litary Defence 2021-2025.”

(<https://www.government.se/globalassets/regeringen/dokument/forsvarsdepartementet/forsvarsberedningen/slutrapport-14-maj/defence-commissions-white-book-english-summary.pdf>) (2025/12/21)

Staalesen, Atle. 2024. "Sweden beefs up Defence Forces in the North." *Barents Observer*, October 29 (<https://www.thebarentsobserver.com/security/sweden-beefs-up-defence-forces-in-the-north/419631>) (2025/12/25)

Swedish Institute. 2025. "Hej! Welcome to Sweden-History of Sweden." (<https://sweden.se/culture/history/history-of-sweden>) (2025/12/21)

Szumski, Charles. 2024. "Swedish Military to Grow by a Third By 2030." Euractiv, October 16 (<https://www.euractiv.com/news/swedish-military-to-grow-by-a-third-by-2030/>) (2025/12/25)

Szymański, Piotr, and Jacek Tarociński. 2024. "Sweden: Reinventing Total Defence and a Proactive Stance in NATO." Ośrodek Studiów Wschodnich, December 18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24-12-18/sweden-reinventing-total-defence-and-a-proactive-stance-nato>) (2025/12/25)

War Room. 2025. "Preparing for the Next War: The Swedish Army's Transformation." U.S. Army War College, February 13 (<https://warroom.armywarcollege.edu/articles/swedish-transformation/>) (2025/12/25)

Swedish Defense Forces and Regional Military Relations

Tony WU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TAIWAN

Abstract

Sweden is an ancient Nordic kingdom located on the Baltic Sea, formally becoming an independent kingdom in 1523. From the early 19th century, it adhered to a policy of neutrality, maintaining peace for over 200 years. Geostrategically, Sweden occupies a central position among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currently controls a key area on the northern flank of NATO. Since the 21st century, given Russia's military expansion and China's attempts to alter the world order, Sweden recognizes the possibility of future security threats and joined NATO in 2024. It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and cooperates militarily with the alliance to ensure national security. In response to future security threats, Sweden reinstated conscription in 2017. The "Total Defence Bill 2025-2030" published in 2024, plans to allocate a significant amount to Total Defence planning, with defense spending expected to reach NATO's required standards for allies by 2028. Sweden's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its allies relies heavily on NATO as a security partner, thereby expanding its transatlantic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viding an additional layer of national security.

Keywords: Baltic Sea, geostrategy, total defence, NATO